

婦女

WOMEN

目 要

音樂的播種者管喻宣女士
飄與飄裏的二個女性
霉天時節的衛生
小玲(徵文第二名)

第三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



原
书
缺
页

迎科學夫婦歸國

我們中國的原子物理學家何澤慧女士和她的丈夫錢三強博士在六月七日下午三時由法乘輪返國。

像名聞全球的居里夫婦一樣，他們是一對科學的夫婦。

雖然何女士的聲名不如居里夫人，但是錢何在原子科學上的貢獻已經震驚着整個歐美科學界；他們發現了鈾原子三分及四分性質的原理，這是我國原子物理學者在世界科學上的重要發現。

十一年前，錢博士考取了中法基金委員會的公費到巴黎朱麗學·居禮夫人主持下的鐳學研究院去研究實習。一九四〇年他入法蘭西學院原子核化學實驗室，在那裏他和何澤慧女士自攝影底片發現了鈾原子三部分裂，及四部分裂的理論。同年，他們結了婚。

到一九四七年，英、美、加各國的實驗室才相繼證實了這個以前認為不可能的理論。

現在，錢博士是法蘭西學院的「研究導師」，這次休假歸國省親，準備有一年的時間留國。

這次，北平研究院要開始原子能的研究工作，錢何將參加研究計劃的擬訂。

我們的科學夫婦說：原子彈是遷就戰爭的產物，今天，他們正研究怎樣將這個偉大的爆

炸力量應用於工業上，成為工廠和交通工具的動力，以造福於人類。

「中國此後研究原子能在人才技術上都沒有問題，主要是要看政府有沒有決心支持這個重大的工作。」這是他們的話。

我們歡迎科學夫婦的歸國，願他們對祖國貧乏的科學界能有更大的新的貢獻。而我們更大的希望是：錢何能致力於原子能應用到工業上的研究，正如他們夫婦倆早已指出的，原子彈是毀滅人類的殘酷武器，而原子能這一個科學上偉大的發現都是應該用來造福人類，提高人類的物質生活的。

同時便我們想起了：當科學掌握在戰爭狂者手裏的時候，科學變成了殺人的利器。但是，當科學掌握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掌握時，科學將使世界人民的物質生活普遍提高起來。無疑的，我們希望的是後者。

一向，中國的科學界是貧乏得可憐的，我們以何澤慧女士的出現引以為光榮。但是我們也擔憂着他們所擔憂的：中國政府是否會有決心來支持這種科學研究工作呢？

但我們還是鼓勵我們的科學夫婦繼續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在祖國撤下第一顆研究原子科學的種子。來日方長，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將永遠是你們有力的支持。

(小風)

目錄

迎科學夫婦歸國

小風

漢娜·珊妮西(巴勒斯坦女英雄)

林

音樂的播種者

管喻宜宣女士

里文

漫談聽音樂

如花美眷，如水流年

吳詩真

浙東的墮民嫂

朱虹

粵東姑娘

葉沛

空中小姐

梅子

護士小姐

敏明

飲冰室的女招待

迅知

大錫農村托兒所

小風

一月婦女(十則)

海雲

國際友誼的交流

海雲

飄與飄裏的二個女性

志暄

夏天時節的衛生

文真

夏天的茄克

羅娜

夏令小吃

石英

粉紅色的蛋糕

羅娜

小玲(徵文第三名)

石英

她選擇了他的丈夫

若水

「好夫妻」(影評)

黃植基

讀者之友

編輯部

會務花絮

本會各部

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主編

地址：江甯路四九五號 電話：三四九二四

另售每冊六萬元 訂閱三個月十八萬元

徵文第三名

小玲

英 石



小玲張大着眼睛，拚命的望四面瞧。嘿！多有趣哪！那個長方形的箱子，翹着兩條長長的辮子，「丁玲玲」遠遠「嗚——」一下子跑過去了。跑得真快比飛毛腿小三子，不，比家裏那頭小黑狗還跑得快呢？她看着旁邊，儘是些玻璃窗，亮晶晶的裏面什麼都有。小玲簡直看呆了，尤其叫她感興趣的是那些女娃們的頭髮，毛茸茸的活像個鴨屁股，好好的頭髮幹嘛弄得這副怪相呢？小玲摸摸自己烏溜溜的大辮子愈想愈不通了。真的，自從離開了那個老家之後，什麼都新鮮，都怪，什麼都叫她想不通！她偷眼望望在她身旁走着的姐姐，真怪，姐姐老是低着頭跑。跑，跑！也不看看那些新鮮的玩意兒，也不理睬小玲。姐姐老是那麼陰沉沉地，不過小玲明明記得姐姐以前不是這樣的人。那時候小玲才五六歲呢！爸爸媽媽也還在，家裏總是一團和氣開開心心的。小玲記得很清楚，一到黃昏的時候，姐姐就抱着自己到外面田野裏去，有時還摘幾個瓜、採幾朵花生給小玲；睡覺的時候，姐姐就坐在床邊，講許多有趣的故事，直等到小玲睡熟了，才偷偷地跑開。可是到小玲十幾歲的時候，姐姐就慢慢地變了，爸爸媽媽也老是唉聲嘆氣的。有一次，小玲自個兒走到田裏去，瞧！那邊瓜長得大多引人哪！小玲就偷偷的跑過去摘了下來，心裏滿想爸爸媽媽看了一定會稱讚她的。那裏知道那面忽然走來了一個又大又高的男人，一手就搶掉了她的瓜，狠狠的打了她幾下，小玲被

弄得莫名其妙，明明是自己的田，採一個瓜還要給人打嗎？小玲「嗚拉嗚拉」的哭回家去了。回家後她一定要告訴爸爸，叫爸爸去打那個壞蛋，可是爸爸聽了之後竟也不響。好久之後，才深深的嘆了口氣，摸摸小玲的小辮子說：「孩子，田如今不是我們的了！」小玲懷疑的張大了眼睛說：「真的嗎？」爸爸只是搖頭嘆息着，「你爸爸還不起債，把田賣了。這年頭，我們那有活路！」小玲不響了，她瞧着爸爸那張滿是皺紋的臉，她傷心起來了！

往後，家裏愈來愈窮了。是小玲十六歲的那年吧！爸爸病倒了，家裏連買米的錢也沒有，眼看着爸爸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姐姐整天的伴在爸爸床旁，但這又何補於事呢？就在那個冷淒淒的夜晚，爸爸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他拋開了苦難的妻子跟他的二個小孩子走了。

爸爸死了之後，家裏更冷清清了，媽媽把僅餘的一點傢具房子全賣了，自己搬到柴房裏去住。那時候，上海有人到鄉下去招女工，姐姐就跟着他們去了，於是家裏只剩下小玲和媽媽兩口子，從此之後，姐姐每年只回來一趟，臉上愈陰沉了，眉頭老是緊皺着。

媽媽本來是很衰弱的，再加上爸爸的死，生活的艱辛困苦逼着她也跟着苦命的爸爸去了。那時雖然小玲已快廿歲了，但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她能怎麼呢？於是姐姐從上海趕了回來，匆匆的把小玲帶着到上海去了。……

小玲想着，沒覺得自己已走了多少路，猛的一看，已跑進一條又狹又小的街堂裏，路上滿是泥濘，滑膩膩的怪不好走，小玲也不知道轉了幾個灣，忽然鑽進一座灰色的房子裏去，房子是很古老的，牆壁上東一塊西一塊全剝落下來了，有的地方還畫上了些莫名其妙的圖畫。……

小玲真摸不懂她的姐姐究竟是怎樣的，每天總跟着她到處跑，那些地方的人全是陌生的，每次他們都從頭到腳的打量着小玲，最後又總是搖搖頭，笑笑，於是她們又開始跑了……這真是多麼可怕哪！姐姐究竟在攪什麼鬼呢？小玲望望她那張古板板的臉，又不敢問她。好幾天之後，這悶葫蘆總算給打開了！

姐姐放了工之後，叫小玲跟她並排坐在床沿上，姐姐開始對她說：「咱們倆現在是相依為命的姊妹了，爸爸媽媽全死了，我是姐姐，照理是應該照顧你的。」她輕輕的嘆了口氣：「可是，現在這時候你也明白，家裏又沒什麼給留下的，單靠我一個人做生活也養不活咱們倆，本來我想讓你去找活幹，咱倆做做吃吃雖不能怎麼舒服，也還不至於餓死。可是，這幾天來，你也看見的，我到處替你找事做，托人家，求人家，我什麼方法都用了，但還是沒有結果。」她沉默了一會兒，望着自己唯一的親人——她的小妹妹，幾年來，自己一直忙碌在生活中，就沒有好好的注意過自己的妹妹，今年，她已經十八歲了，可還

是那麼一張淘氣的孩子臉，一雙稚氣的大眼睛，天真地望着姐姐。

於是，她拉過小玲的手來，輕輕的摸着說：「小玲，你今年也不算小了，近來，有人來說媒，男家是做汽車夫的，收入還不壞，相貌也不差，就是愛賭一點錢，要找十全十美的男人是沒有的，只要你好好伺候他，總也不會有什麼錯的。女人，到頭來總是要結婚的，遲早些也還不是一樣，照我意思：小玲，你還是結了婚，早點有個下落，我也對得起爸媽。小玲，你看怎麼樣？」

小玲昏沉沉地低下了頭，她該怎麼辦呢？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她從來也沒有處世的經驗，現在要她自己解決問題了——結婚吧！心裏老是不情願的，男方連黑白長矮也不知道，更不用說性情了，就這麼貿貿然的跟連面也沒有見過的男人過一輩子？那種結婚的生活小玲看得太多了，十個中間就沒一個是好的，男人壞的更不用說，每天是敲是打的，就是較好的，那麼一大堆孩子也夠你受的了。但不結婚又怎麼呢？活不下去是最現實的問題，跟姐姐？姐姐連養自己都很困難，自己找事做，碰壁已經碰夠了！姐姐的話也說得不錯，女人總是要結婚的，不結婚又幹什麼呢？

小玲低着頭輕輕的說：「姐姐，那末祇好隨便你吧！」

姐姐慢慢的托起了她的臉，愛撫地說：「那就這樣決定了，小玲，你也該學大一點了，嫁過去之後日子是不會很自由自在的，做個女人，只能聽着男人

的眼色過活呀！」小玲不開口，只是在她那雙天真的大眼睛裏閃爍着一些淚光。好久好久，她忽然撲在姐姐的懷裏大哭起來了！她不斷的嗚咽着說：「姐姐……我……怕呀！」姐姐輕輕的摸着她的辮子，低聲的嘆了口氣，哭泣了起來……

★ ★ ★

街上下着細雨，真的，春天可真麻煩哪，說是秋天的雨是不完的，春天可也不一樣？一早開門出去，外面就「滴滴落答」的下個不停，到晚上回家也還是一「滴滴落答」。滬西區的路向來是整脚的，一下雨那就更不好走，路上滿是污泥，水塘，一部汽車哪——，一下開過，就會濺得你泥身都是泥漿的。

那邊來了一個女人，穿着一件破舊的藍布旗袍——其實根本說不上是一「藍」布，看上去那是一種近乎淡灰色又到處泛著各種怪顏色的混雜品，撐着一頂零零落落的紙傘，有好些紙片在風雨中擺蕩着，好像立刻就要離開母體的樣子。好，現在那女人更走近了，我們可以來仔細仔細的看她的臉，看她的一雙亮晶晶的大眼睛。現在，它只是呆呆的望着你，一點兒光彩也沒有了，祇是不斷的偷望着四邊，含着些驚慌的神氣。你也許總覺得她像一個人吧！是的，她的確像小玲，但是，她不再是十八歲的天真活潑的小玲了！她已經是一個丈夫的妻子，一個孩子的母親了！這兩年來的生活剝奪了小玲的天真和稚氣，她愈來愈呆滯、也愈來愈瘦削了。

她拖着疲乏的步子艱難的在污泥中跨過去，她是那麼困倦，簡直想在路上躺下來了。今天一早，才三四點鐘模樣，她就拿了一個破袋子去攬戶口米，可是攬的人是那麼多，小玲的力氣又不夠大，本來她是好好的排在前面的，後來不知道怎麼一來，隊伍給攪亂了。鞭子沒頭沒腦的打下來，小玲也吃着了好幾記，她覺得頭頂有一股炙熱。而當她忽然清醒過來時候，她卻排在最末了！好容易一個個買好了米，跑了，眼看着快挨到自己，可是一下子米店關門了。說是米已經賣完啦！小玲無可奈何的望着自己的空布袋，今天的午飯又沒有着落了！孩子這幾天病得兒，總不能再讓她挨餓呀！丈夫也要回來吃飯的，沒東西侍候他打罵又逃不了。她愈想愈恨，可是米店的門卻關得那麼緊。

拉着空布袋，小玲呆呆的拖着，口裏無意地咒罵着，抬頭一看，已經到了家了，她無力地推開了門，一步步的挨進去。劈頭就碰上了房東太太，她馬上堆起點笑容來招呼她：「房東太太，早啦，可是那個肥胖的房東太太，她並無理會她，冷冷的說：「亭子間嫂嫂，房錢究竟要什麼時候給我呀！我的房子可不是收容所，這點點產業我還要靠它吃飯呢？要是大家都像你這樣老欠房錢，叫我們一家子都封起嘴來！」

房東太太憤憤的說：「明天明天，你就老是明天，我跟你說，限你五天，非把錢還出來不可，否則你去尋別的便宜房子。說完了，她那雙小腳「登登登登」的跑了！小玲好容易鬆了一口氣，五天的限期，管它呢？過一天算一天，往後的事往後再說吧！

她一推開了門，就看見前樓的嫂嫂在哄着她的小孩子，一看見她進來就笑着罵道：「亭子間嫂嫂，你也真是的，就自己出去把孩子一個人丟在家裏，孩子餓慌了，拚命的哭，我實在聽不過，就跑來給她一點東西吃，又給她喝了水，這下子才好了一點，孩子病着你也該照顧得周到一點呀！」小玲望着孩子那張又黃又瘦的臉，心裏一陣陣痛起來，這孩子從出生到現在就沒有被好好的照顧過，才一足歲多一點的孩子要她跟大人們一樣的要忍受生活的煎熬……是小玲不疼她嗎？不，小玲愛她和自己的命根子一樣，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小玲輕輕的把她抱到手裏，摸着她那瘦瘦得要命的臉蛋子，心裏一陣難受，兩顆晶瑩的淚珠慢慢的從大眼睛裏流了下來！

前樓嫂嫂愛撫地用手帕給她拭了眼淚，柔聲的說：「別難受了！這年頭誰也沒有好日子過，大家全在苦挨下去，今天不知明天的命……」前樓嫂嫂傷感

響，她怎麼預備午飯？她望望那張空布袋，眼前一片昏……

前樓嫂嫂看見小玲祇是默聲不響，便笑盈盈地跑了出去，一會兒，拿了一個罐頭來，怕羞似的把它塞到小玲的手裏。「這一點米拿去罷！兩頓飯總夠燒的了。」小玲抬起頭來，忸忸的望着她。「那麼麼成呢？你們家也不是……」她簡直哭了出來。

前樓嫂嫂不理她，一股勁地往罐頭裏在她手裏。「拿着吧！咱們都是一樣的，你還怕羞嗎？」小玲慢慢的用手接下來，嚙嚙着說不出一句話，偉大的友愛溫暖了她的心，她不覺得自己再是孤單了，她忽然看見這世界上不只是她一個人在受苦，許多許多的「女」人也一樣的在受苦，在這一連串苦難的日子裏她們一塊兒在緊靠着苦挨下去……

★ ★ ★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謠言飛遍了上海，到處都傳說着：「日本鬼子快完了！」真的，每天飛機轟隆隆的來丟炸彈，一會兒是空襲警報，一會兒是緊急警報，人心恐慌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好多關人們都在準備逃難了！阿福的主人把他牽到虹口去，可是剛好一個炸彈下來，連汽車和他的人都完蛋了！小玲連個死屍也沒見着，可是她並沒哭，她為什麼要哭呢？她並不愛阿福，甚至可以说恨阿福的，死了反而乾脆，她不會再受他的欺了！可是往後的生活怎麼辦呢？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孩子，社會上有她們站足的地位嗎？

她帶着孩子哭着去見阿福的主人，希望他能夠恩施她一點，於是她跪着，求着，可是這一切全都沒有用！她抱着孩子，瘋狂的走在路上，她恨起一切像阿福的主人那樣的人來，她想到她的爸爸，他是個好人，他辛苦了一輩子，但是結果是貧病交迫而死！

誰逼着他要債的？誰逼着他賣田的？誰逼死了他的？這是命嗎？這是不可以反抗的「命」嗎？她和她的一家人都沒有做過壞事，憑什麼就應該受苦挨餓？前樓嫂嫂她也是個好人，為什麼她也是一樣的受苦挨餓？「這年頭沒有我們活的路！」她記得爸爸這樣說過。「這年頭誰也沒有好日子過，大家全在苦挨下去，今天不知明天的命……，她也記得前樓嫂嫂這麼說過。

這年頭，要到什麼時候才完哪！到什麼時候好人才能有好日子過呀？難道一輩子要永遠這麼苦下去嗎？

她瘋狂地走着，她的腦子裏泛起了從來不曾認識過的許多思想，她覺得她自己似乎比以前更加要活了，她自己也更加覺得她比以前有力了，她現在簡直連一點傷心的情緒都沒有，這使她自己也非常奇怪，她除了恨，除了要活之外就沒有想別的，她簡直連餓餓都不想了。她現在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了。



多妻制度下的

粵東姑娘

君沛

一般的一粵東姑娘的命運是由姑娘而變為「一家的媳婦」。這裏的媳婦，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最卑賤的一級；她們除擔任一個家庭的日常工作，和服侍公婆丈夫小姑外，還得上山砍柴，做些針線，一天到晚，像一條牛馬，當東方剛吐出魚肚白的顏色，就要起來勞作，直到人靜更殘的時候，才能夠舒一舒一天來的疲憊。如果小姑是個「尖嘴」，那麼，婆婆的罵打，就無法避免。

還有那近情理的重養媳的婚姻制度，這裏依然存在；多妻的制度已成了普遍的現象。這是由於成年男子迫於生計多到南洋或外省謀生，一旦生活問題解決，而家裏的老婆又不能往外接，因為鄉裏有田地房產要女人經營，有老母稚子得女人照顧，在沒有辦法中，為兩全計，祇好在外另娶，其次，由於到外面求學的學生，看見了城市的婦女，和自己家鄉的對比之下，對於自己的舊式夫人，當然不會發生好感了，結果祇有另娶而把家裏的那位「黃面婆」仍放在家裏，讓她繼續的去種田和侍候老翁。再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有產階級為放縱獸慾而醉的玩意兒了，三妻五妾不足為奇，因為上述的種種根源，所以這裏農村婦女在結婚後和男子經常的在一處生活，享受着一夫一妻的幸福家庭，那是很稀有的。一般的婦女都是在形式上已結婚了，而實際上大半生的時間，都過的是獨身生活。往往有的女人在結婚後的第二天，丈夫便出外謀生了，把自己留在家里度這十年八載的寂寞人生，甚

至一輩子守孤寡，也祇有忍耐，所有的不幸，在她們看來，全屬命運註定好的，因此，祇求有田種，有飯吃，不被婆母趕出門外，就可以得過且過了，其餘的不必而且也不能再去追求。

這裏的姑娘們，雖然處在極端愚厚的封建色彩下，但是人總是有情感的，所以她們青春之火時常會燦滅了舊禮教的桎梏，當杜鵑花開遍了整個山野的時候，他們常會在月夜的晚風中，在父母婆面前撒一個謊，帶着輕鬆的步伐，去享受那羅曼諦克風流的滋味。但是雖然他們和他們之間的戀情，已達到了沸點，可是事實上「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事實，還很少看見，他們總是在頑固的父母指揮下，活生生的分開。

越是壓迫得厲害，反抗的火藥，也燃得格外熱烈，她們明知在吃人的舊禮教下，無法達到他們的目的，因此在夜幕遮蔽下的山野叢林間，戀愛的戲劇一幕幕地出現。墮胎而死的悲劇，也時常有得聽到，遺棄的私生子，在山野裏，草叢中，那一包包小眼屍，也隨處可以發現。這足以表露着那裏女性們忍受舊禮教縛束的痛苦了。

粵東農村婦女，還過着十八世紀的生活，頑固粗野，永遠吸收不到新的空氣，新的文化。我們所覺得可敬的僅是他們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而可憐的却是她們完全不了解自己生存的意義，她們的命運作激奮的反抗的。然而現在，她們畢竟也逐漸地在覺醒起來了。

音樂的播種者

管喻宜萱女士

里文

在細濛濛的雨絲中，我和顫踏着輕快的步子，邁進了施高塔路一條幽靜的弄堂裏，推開了木柵子的矮門，跨上樓梯，迎面看見的就是我們所愛戴的聲樂家管夫人。這是早晨八時多，而管夫人却已送走了一個拜訪她的客人。這告訴了我們她是有着早起的好習慣。在上海，對管夫人可以說已不太陌生了。在蘭心的音樂會裏，在交大、在國際聯歡會，已經給我們有多次的認識。她那樸實、宏量的音量，給我們的是情感的共鳴和親切。她的樸素的衣着和坦誠的態度；更顯出她的年青和熱忱。看樣子，他真像我們的大姊姊那麼地容易親近，因此我們很快的熱稔地談到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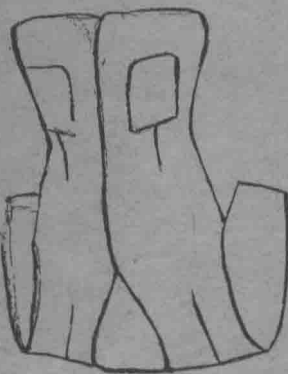
我們很奇怪，為什麼管夫人會愛好起民歌來呢？——在一部份音樂家們認為民歌藝術價值較低的現在。然而她說：「中國雖然是一個音樂落後的國家，但依舊有許多寶貴的遺產——民歌被存在着。很多年來，一直流傳在鄉村民間。在近年來，才被大家所重視，只有它才是真正來自民間的人民藝術。它代表某一地方的風俗習慣、人民性格，這在無形中，使大家能瞭解祖國各地區的情況，譬如情歌，更表現了原始而樸實的戀情。當然不免也有不太好的民歌，這中間是需要經過選擇和提煉的。除了

民歌的內容價值外，它的形式也有不可抹煞的優點。俄國的音樂就最富有它獨特的風格。她們的音樂家們對民歌是相當重視的，他們不但整理民歌成為更美好更完整的歌曲，而且利用民歌組成交響樂而得到了極大的成功。

管夫人曾在美國就學了四年多。就學於以色列Thacher康乃爾大學研究院，她告訴我們一個可笑的故事：當她初到美國時，在美國人蔑視有色人種的觀念下，對中國人是不太重視的，因此就介紹管夫人入一個次一等的教堂唱詩班。但當他們第一次聽到了管夫人的歌聲以後，大家都對她起了極大的驚奇。不久就換到當地最好的長老會唱詩班擔任 Sop. soloist。而且成了一名師 Eric Dudley 的高足。



夏天的茄克 真



寒暑表昇起來，茄克 (Jacket) 的煩惱也接着而來，尤其是在這乍熱還寒的時候，沒有一件茄克在身上，早出晚歸又有傷風受寒的危險，而假使你的職業不允許你穿著太寒酸的話，那末一件茄克對於你將更需要。跑進時裝店定製一件茄克，原不是太不方便的事情，但是跟着食米之類瘋狂的上漲，一件茄克的製工已由初夏的一百萬元而漲至二百萬，三百萬，竟有至四五百萬元的，假使再以衣料估計在內，則一件夏天普通的單茄克，化一千萬元並不是太奇怪的事情。這對於一般職業婦女未必不是一筆龐重的負擔，因此，我們除了介紹上面這種簡單大方的式樣外，同時還希望能夠學着自己做，如果要交付成衣舖，也不必找大馬路四馬路的時裝公司，最好是找一種製洋式服的服裝店（或作場）那末製工就要廉多了，現在市面上出現的一種肩袖像中式衣服一樣的，那末自己做自己洗，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是值得提倡的。

讀者之友

二年餘來，我們收到了來自各位讀者的無數信件和鼓勵，我們用衷心的感激和繼續的努力致覆着他們的友誼。

爲了持續和發展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們以爲，光是靠編者的通訊還是不夠的，因此，商得了文藝團契的幾位契友們同意，我們準備展開更廣泛更普遍的通訊運動。

文藝團契是本刊協助下的一個小小的研究文藝的團契，雖然各位契友們的職業不同，個性各異，然而因爲共同的對於文藝的愛好，我們之間，有了比較深切的友誼。通過「婦女」，她們跟「婦女」各位讀者們之間也並不是陌生的。

過去，有幾位契友曾經協助編輯部致覆了一部分讀者的來函，今後，她們將更廣泛地與各位建立起互相切磋互相琢磨的友誼。末了，讓我們把幾位契友們作一些簡單的介紹，請各位盡量來信或提出問題。

黎文——是音樂和文藝的愛好者，現在在學着鋼琴，她的個性靜謐，蓄着二條長長的辮子。不歡喜在大庭廣衆之間揮霍熱鬧，却歡喜與一二位知友娓娓談天。她現在是本刊特約撰稿者，本期的「音樂播種者管喻宜萱女士」便是她寫的。

黎華——是一個教員，同時是新聞、文藝的愛好者，她喜歡朋友，並且時常盡她的可能，爲朋友們服務。她在本刊裏的文章是很多的。

葉翠——她的興趣是多方面的，她喜愛文藝、音樂、戲劇、旅行及一切正當的活動，同時她更喜歡文藝的朋友。本期的「空中小姐」便是她寫的。

(待續)

大家也許不知道，管夫人對教育是極有興趣的，她在美國時，同時也是學教育的。她說中國的音樂教育太落後了，很多學音樂者，唯一的願望是到各地去演奏，成爲一個音樂的專家。假使真正有天才，肯努力而能成爲專家，那當然也是一件好事情。但一般的音樂愛好者都忽略了音樂教育的重要性，這是一個鉅誤。目前提高中國的音樂水準，是我們學音樂者的重要任務，這可能是件艱苦的工作，但是爲什麼要放棄它呢？除了優良的師資外，中學、小學、幼稚園，都該有適當的音樂教材。在美國很少有特出的音樂家；但一般的水準都很高而整齊。往往在一個集合各學校學生的集會中，馬上能唱出各種歌曲來，我國就不會給學生們施與基本而優良的音樂教材。所以要集合各學校學生們在一起唱出一個歌曲來，是件並不容易的事。唯一的恐怕只有國歌了。然而往往連這個也唱不好。」

說到這兒，我們都相顧地笑了。

一個音樂家，而同時又是兩個孩子的母親，這使我們想到她的愛好和她所必須擔負的家務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她怎麼把它管理得這麼和諧的呢？我們也談到了「新閨怨」。

「事實上，婦女在現社會下所受到的迫害的確太可怕。尤其是學音樂的，更難於發展。優越的經濟條件固然是學音樂者所需要，個人的愛好和認識更是基本的因素。許多熱烈愛好音樂的窮苦學生，他們所表現的對音樂的熱愛，他們的刻苦用功是感人至深的。但國家不培植他們。因此被埋沒的有很大的數字，這對國家是個極大的損失，因此，照目前看來，要對音樂有所成就，經

濟的確佔了個不輕的地位。然而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還是有賴於社會的環境。

在武昌，管夫人有個溫暖的家，兩個男孩子，一個十三歲，已進初中，一個五歲半，聽說很聰明、很乖。講到孩子時，管夫人的臉上掠過一陣聖母似的慈愛的光輝，透現出深切的對孩子們的懷念。

管先生是湖北省立農學院院長兼省政府委員，平時的應酬很多。可是管夫人說：「我不愛應酬，也不愛無事而到外面閒跑，除了每天習練二三個鐘點歌唱外，我也照管家事，及閱讀書報，最喜歡聚朋友在一起談談或則通信。」

管夫人有一個理想——也是每個人的理想。希望中國能像歐美各國一樣地在大城市多建立音樂廳，開音樂會，或唱片音樂會，免費招待聽衆。現在，管夫人在極困難的條件下，部份地做到了這個理想。讓我們看她在交大演唱前給自治會負責人的信罷！

「……關於門票的事，最好免費，若同學們想藉此得點福利金，在原則上，我絕對贊成，但是票價越低越好。因爲我到學校演唱的目的，就是爲着那些喜歡音樂而不能買票的，即使這些經濟力量不夠的學生是少數，但我絕不能忘掉這一小部份的愛好者。」

秋天，管夫人將去歐洲，考察各國是如何地給人民去接近音樂，同時介紹近代的中國音樂——民歌給國外。我們相信，她將帶回來許多更寶貴的收穫，她將以她的天才、努力，把音樂的種子，散佈給更多的人們。

「空中小姐」

琴 葉

「空中小姐」這多動人多吸引人的名字，曾引起了多少人們的好奇心。他們或她們都以各種不同的眼光去看她們。有的以為「空中小姐」僅不過是一種女侍應生，隨着飛機照顧着飛機上的旅客，和普通侍應生所不同的僅是照顧的對象是在空中飛的高貴人士而已。也有不少的仕女們以羨慕的眼光去看她們：豐厚的薪水，舒適的生活，飛來飛去各地旅行的機會——尤其是美國，引起了不少人的妒忌。更有人覺得去做了「空中小姐」得了一筆數目不太小的美金後，就可以有出國的機會去留學。

「空中小姐」的職業在世界各國是一種極普遍的女子職業，尤其是在美國，更是女子職業中比較高尚的一種。一切需要美國化的中國，當然這是值得提倡的一種婦女職業，可是在科學落後、航空事業初創時代的中國，這種職業的確是很新奇的。兩年前中國航空公司就有了所謂「空中小姐」，不過人數相當少，去年經中國航空公司公開招考後，現在服務的已有三十幾位。中央航空公

司內比較少，只有十位。

這些「空中小姐」除掉極少數是高中畢業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外，普通是限制為大學畢業的。她們必需能說廣東語、英語、上海語和國語。她們要經過相當嚴格的體格檢查，像聽覺、目力方面都很注重，有一點點小毛病也不可以，如有人傷風，她就被剝奪了這次飛行的權利。錄取後，每隔一年還得去檢查一次身體。其他還需經過智力測驗和常識考試。而且年齡都在二十至二十五歲之間的未婚女子。在口試期中，公司內有很嚴格的查問，是否有男朋友，什麼時候結婚等等的問題，並且每人還得簽志願書一張，至少服務一年，中途要離開的話，要賠償損失費。合格後，還得受三個月的訓練，這訓練的內容是很廣的：航空史，中航公司的歷史，組織和路線，中國的地理，海關及移民規則、學習救護、服務規則，飛機設備構造和應用方法，都是她們必修的科目。

在訓練的三月期間，她們的薪金是七十元底薪，根據生活指數計算，訓練完畢後，薪金就由七十元增加到一百元，以後逐漸增加。正式成為空中小姐後，她們除掉應得的薪水外，飛行時也仍有另外津貼，每飛行一小時津貼以美金計算。到達遠地後，（如美國舊金山）在休息期間，她們又有十元美金一天的膳食費。並且得着公司的允許，還可以自由的去遊歷各城市。到各地買各種低廉的物品是她們的特權，有許多人說

，航空小姐是靠帶貨色的，但是不管這些是否事實，她們的薪水在婦女職業部門中算是數一數二的了。公教人員真是望塵莫及。

她們服務的航綫，國外是美國、緬甸、印度，國內有重慶、南京、北平、蘭州、台灣、香港等地。除國內短時間的航綫外，到國外或遠地去的飛機上，都有着兩位「空中小姐」同飛，一位是經驗豐富者，一位是新的實習者。她們工作時間，每月規定要飛行八十至一百小時，每去一個地方後也有一二天的休息期，每一年有兩星期的假期。平時在飛機上的工作，是幫忙旅客們填行李的倉單，每到一個地方後，替客人向海關報關。在航行中，報告一些航行的知識給旅客聽，如在飛行上昇及下降時，旅客們必需要繫牢帶子在椅子上，這是最易發生飛行失事的當口，如果不繫帶子的話，可能從天空中突然降落時，人的腦部及其他部份受傷而致死。在天氣不太好時，她們也會告訴你很多應該注意的事項，這樣，可以避免許多不幸事情的發生。飛機在上空飛時，她們還可以告訴你當時已飛到那裏，下面河湖的名稱，離開地面的高度。假使有旅客不舒服嘔吐時，她們就要給他吃些藥品，像護士一樣的照料。如飛行到三小時以上，她們會配給你一些富於營養的食物，總之她們儘量為旅客們服務，儘量使旅客們感到舒適，和在家裏一樣。

大多數她們都很滿意自己的職業，

她們可以到各地遊歷，旅行來擴大眼界，增加她們的見聞，在每一次飛行的四十幾個旅客中，她們可以見着各色各樣的人。不過這種工作也只能做很短的時間，公司中規定未婚女子只能做到二十五歲，（事實上，一個女子在空中最多祇能服務一二年，不是結婚，便是受年齡限制，二十三歲在大學畢業，在中國已是幸運的了。）結婚更不必說，二十五歲以後就停止再飛，只能調任地面工作做「地上小姐」，如問詢處、打字、祕書、接旅客、幫旅客照行李等，雖然外國的規定是到三十五歲為止。

可是她們也有苦悶。雖然在中央航空公司方面說：「她們知識水準很高，責任很重，不僅為中航服務，更要在國際的旅客間，建立很好的友誼，這是二十世紀富有意義的職業。」在公司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可是在封建傳統非常濃烈的中國社會中，輕視也是難免的，旅客們甚至不肯接受她們對航行的知識及勸告，雖然旅客們是不懂這些常識的。這往往使「空中小姐」擔心萬一有不幸的事發生。當然也有些旅客對待她們的態度很禮貌很和善。不過她們總覺得被侮辱似的不愉快。

「空中小姐」的確是一種很新奇的職業，為中國婦女界開闢了一個新的職業部門，可是也有人覺得這是人才的浪費，在這樣缺少人才從事建設的中國，這種職業儘可由一些普通程度而受過航空知識訓練的服務員去擔任，除非到真正中國大學生人數普遍各地皆是的時候，為什麼不能讓婦女們做一些更有意義的工作呢？

漢娜·珊妮茜

——巴力斯坦反法西斯帶運動的女英雄。



爾幹降落。隊員中有一個美麗的巴力斯坦少女，海娜·珊妮茜，爲了這次行動，她的英名將永垂青史。她是犧牲了，但對於她的同胞說起來，她將與民族女英雄似的不朽。同時她的生平將和那些超越語言與信仰的界限的軼事一樣是值得翻譯成名國的語言的。

漢娜，生長在布達佩斯特一個富裕與著名的匈牙利——猶太家庭中。在平靜的生活中曾受過相當的教育。但是當希特勒黷武式的反色米志（猶太）主義猖獗的時候，她的猶太民族自覺意識高漲了。她決定將她的一生獻身給猶太民族復興巴力斯坦的運動中。

新建立的猶太國在反抗阿剌伯侵略戰爭中，女人與男人是同樣地担任起重要的任務。不論在前線與後方，女人們都已動員起來了去從事抵抗與英勇的任務。

這情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巴力斯坦的猶太人民在反抗法西斯主義時相同。從任何一方面看來，不論是在抗敵的貢獻上與顯示英雄偉大的事跡上，猶太的女性都從未落在西方與東方姊妹們的後面。

當時爲了援助殘留在歐洲的猶太人，曾有一小隊降落傘部隊從巴力斯坦出發在納粹佔領的巴

十八歲生辰之後不久，她就在日記中寫道「得到了，終於我獲得了往巴力斯坦的許可證，我是多麼熱中於這些好消息啊！」（自從一九三九年之後，英國人就限制了對巴力斯坦的移民，這張證書是在限額之內發給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她守寡的慈母對她這幼女的愛惜牽住了她。慈母與弱弟對漢娜是值得依戀的，她的別離將給他們帶來難受，但是她終於毅然地辭別了。幾個月之後，她抵達了巴力斯坦，在一所農科學校中她把自己終身訓練成了一名開拓者。

「我決定在這塊土地上服務，我要成爲巴力斯坦勞働階級的一份子。」在她一生從未間斷的

日記簿上她這樣寫着。

當漢娜正在熱愛的巴力斯坦土地上辛勤墾植的時候，可怕的陰謀正在他們留歐的同胞身上進行。但是由於對巴力斯坦消息的封鎖，她們竟無法知道。這直到一九四三年的秋天，由一羣和德國戰俘交換的波蘭婦女才帶來了消息，說是在波蘭與被德國人攻佔的俄國地方，猶太人正遭到了集體屠殺的命運。噩耗沉痛地刺激了巴力斯坦六十萬猶太人。同時又有人告訴說假如能與這些倖存的人們供給必須的工具與援助，他們是可以建立相當的抵抗組織。如是決定排除任何的困難，必得和被殘殺的猶太人獲取連繫。這樣就有一個方案企劃着：第一是要拯救出千萬名在生亡線上掙扎的猶太受難者，其次是要在後方協助建立起打擊敵人的武裝隊伍。

但是，要從陸路來滲入歐洲大陸，立刻證明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從空中，利用降落傘部隊才能跳進敵人的土地。萬一降落成功，就可以與當地地下活動建立連繫，同時覓取組織抵抗與拯救的方法。

有知識的英國人。開始曾經躊躇了一陣，但是畢竟批准了這個計劃。因爲有很充分的理由證明必須用巴力斯坦人的降落傘部隊。很多巴力斯坦的青年男女都是從巴爾幹來的，他們熟悉那邊

林譯自猶太民族主義刊物「我們的生活」

的語言和地方風情，因此，他們是最理想的情報人員，可以與當地的地下活動取得聯繫。最後，英國終於同意了巴勒斯坦設立降落傘部隊，以便在巴爾幹降落。

第一個小隊在一九四三年開始訓練。

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漢娜的日記上寫着：「這星期是一連串生動的日子。忽然一個思想抓住了我——我必須馬上動身到匈牙利去，幫助年青的 Aliyah（移民），同時把我的母親帶出來。」

不到二個禮拜，她就跟降落傘部隊的組織者聯絡了，同時接受了訓練。她準備隨時接受使命赴匈牙利去。

三月二十七日，她又寫：「我已經決定了出發，在幾天內就將被派出去了。……我希望我能充滿了新鮮，把新鮮帶到混亂的歐洲，給那些長期失去了自由的人們。……困難和危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相信我一定完成我的任務。」

漢娜的那一隊——四個男的，一個女的，在南斯拉夫降落了。她準備從那裏越境到她的誕生地——匈牙利去。他們穿着英國兵的制服，他們準備好萬一被捕，就裝做在敵人上空遇險出事的英國空軍中巴勒斯坦人員。他們要爭取戰俘的待遇，否則他們就可能以戰爭間諜罪名遭到槍決。

漢娜等在六月九日那天平安到了匈牙利，但是當他們越境的一瞬間，他們突然被捕了。匈牙利的警察查出了他們無線電的密碼和通訊工具，爲了要逼迫他們說出秘密來，就用肉刑來對付她。但是並未達到目的。於是他們另外想了一個辦法來威脅她。警察們知道她的母親還在匈牙利，

就設法讓她和母親在牢裏會面，同時恐嚇漢娜除非立刻講出她的使命和秘密來，不然立刻處以死刑。

漢娜什麼也沒說出來。

她懷着視死如歸的英勇氣概面對着敵人和母親，她沒有讓親愛的母親知道她將被處死的命運，母親又被帶走了。

匈牙利在十月投降了。有一個時期，據說所有的政治犯都能釋放。但是法西斯的陰謀襲擊來了，於是漢娜和其他的一些政治犯又受到另外的審判。漢娜是非常勇敢的，她對審判官們作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政治演講。控訴者要求處她以死刑，但是法官沒有立即下判決，於是漢娜又被送回牢裏去了。

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六日，官方派人到牢裏來通知漢娜：

她已判決死刑了。問她是否還希望要求赦免？

漢娜回答：「我不想從刽子手的刀手下要求慈悲！」

她在監獄外的刑場上被執行絞首了！她拒絕把眼睛聚起來。同時

挺直地兀立着，準對了那些開槍的兵士們。

漢娜的屍體靜靜地躺在布達佩斯特的猶太人墓地裏，但是她活在人們心裏。在她曾經工作過的巴勒斯坦居留地裏，人們爲她造了一個永久的紀念堂。所有巴勒斯坦的人們，都崇拜着這一個猶太的民族女英雄。

漢娜的犧牲是不是有價值呢？她完成了她的使命嗎？巴勒斯坦的降落傘部隊到達了納粹所佔領的歐洲中部，同時準確地完成了他們組織地下工作的任務，終於使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都獲得了拯救。

但是他們最大的成就就是給人們在精神上的振奮；因爲他們帶來了希望，更帶來了新生的力量，這就是他們所完成的任務。





浙東的墮民嫂

朱虹

故鄉——寧紹有一種女人稱為墮民嫂，就是墮民的妻子，是以「好口彩」為職業的，他們的名字也都是好口彩，如富貴，長壽，雙喜，如意等……。

這種墮民在當地人目光中是被認為下賤的，所以普通人家並不與之通婚，就是最窮的也不肯將女兒嫁給墮民，或娶墮民的女兒作妻子或媳婦。墮民只與墮民通婚。

墮民嫂的裝束稍與平常人不同，她們常常將頭髮梳得又長又高。而且出門時總拿着一只竹籃，這只竹籃相當考究，但裏面只放着一把刀，用一塊又髒又破的布包着，另外還有幾根棉紗線，這些就是她們的「生財傢伙」。

每月她們必須拿着籃子到「東家」那裏去一趟，替「東家」剃頭與修面，以棉紗線為「女東家」修面。除了經常的剃頭修面外，她們還有三種進益。

第一種進益是嬰兒彌月，需要

她們去剃彌月頭。凡是男孩她們都稱為捉鯉魚，凡是女的都叫鰻，因為人家大都喜歡男孩，多賞給他們幾個喜封，於是就叫鯉魚，女孩總是比较少給她們一點，所以叫鰻。

在彌月剃頭那天，她們總是很早起來。預先安排好她們應做的事，然後請「齋壽星」，過後就是剃頭，剃好頭她們就抱着小孩拜長輩，接下去就是討喜封。凡是小孩的長輩受小孩拜過的人，她們都可以去討喜封，在小孩的父母方面更可以拿到不少的米，還可以帶着一家大小去吃上幾頓。

再有就是婚事，男女二家都少不了她們。先說女家，首先新娘必須洗澡，在洗澡時，墮民嫂要去撓果子，如棗子，花生，蓮子……意思是新娘嫁後早得貴子。洗好澡再開面（處女是毛面，由她們開面後變成光面），開面後，在娘家拜別祖宗及化裝，戴上鳳冠霞帔，都是她們的責任。這些時候新娘就一直

由她們陪着的。

當男家花轎來的時候，除了男的吹打外（這些吹打者為墮民，即墮民嫂的丈夫），也帶有二個墮民嫂，稱為領轎，等轎子一到，男家的墮民嫂先到新娘的房裏恭喜，然後再到新娘的長輩那裏恭喜——再就是拿喜封。恭喜完畢就吩咐吹打手大吹大打起來，表示催新娘上轎，她們就開始一次一次到房裏去催新娘上轎，等第二次去催的時候，女家的就為新娘打扮，於是在第三次催的時候新娘就上轎。領轎的還是開路，女家的墮民嫂就在後面送，稱為送轎。在轎子去男家的時候，領轎的第一人要撐一只馬桶，這就是「子孫桶」。

花轎到男家後，領轎的就為新娘下轎門討好口彩，「三堂送子」。送轎的就領新娘到各長輩那裏敬茶。接下去是祭祖，到客人那裏敬酒，女家的墮民嫂嘴裏喊着「我們姑娘向老太太爺奶奶少爺敬酒。」

於是賀客起立，男家的墮民嫂即答「兩省」。再就是新娘下廚房，男家特為新娘備一桌酒。這時候女家的算完任務，把陪伴新娘的責任交給男家。於是自己回女家去，向女家大略說些男家的情形，但總不外乎「姑爺怎樣能幹，人才一表非凡」。說得女家歡喜了可以多拿幾個錢。

男家的還要陪新夫婦雙回門，——即婚後第一次去娘家。討了喜封，她們的事也完了。

墮民嫂第三種進益就是人家悲傷她們進帳的事——喪事。這時她們最重要的是陪女孝子。當人將死，她們第一件事是替孝子們剃頭，（在孝堂內剃，稱為孝頭）。剃完孝頭，她們就做「三棵冠」，「獨樑冠」（草繩做的帽子），及女孝子的「孝斗」。出喪的時候，她們就陪伴着女孝子。雖然是死人的時候，她們還有好口彩，如「早登仙府」，「陽上官官萬萬代」……。

此外，她們僅有另碎的收入。如分春夏秋冬四季來說：

春季的時候，首先是新年的拜年，她們帶了一家老小光臨，先來一個恭喜，叫做「吃西瓜」，不太古板的東家，就喜歡跟她們開玩笑「大冷天吃什麼西瓜？」吃一頓中

霉天時節的衛生

宣志

畢竟是熱天，人們顯得活躍，生動，你喜歡輕快地出去走走，看看電影，玩玩公園，當你看到馬路上「冰」「冷飲」等的市招迎風吹動着，很自然地會被引誘進去，涼快一下，路旁攤販，和水菓店裏，排着各種瓜果，不要說小孩子，大人們也會隨便地停下來，買些吃吃。夏，給予人們是更多的享受，可是因此也得到更多更危險的疾病。

因為蚊蠅出現，傳染病特別盛行於夏天，急性的幾小時就會送命，要是事先沒有相當的認識，臨場就會驚惶失措，而亂用藥石，事實上有些疾病，即使發生了，處置得當還是很容易渡過危險的，現在把夏日容易發生的幾種傳染病，隨便談談。

霍亂吐瀉不要亂吃鴉片灰

常常一個好端端人忽然上吐下瀉一日幾十次，後

來吐瀉更甚，大便如米泔水不見糞汁，皮膚乾燥，口渴，眼窩陷沒，脈搏細弱，神智昏沉，兩足抽搐，重的不過幾小時就會死亡，這是霍亂症、我國俗稱絞腸痧，吊腳痧，驚風痧，虎列拉等，一種目力不能見的桿狀細菌，隨病人大便排泄於體外，混於飲料水，蒼蠅腳，或者我們的手指，用具，乘着適當的機會進入人口，到小腸裏繁殖。經過一至五天的潛伏期，小腸的發炎到了相當的程度，就突然發作起來。

對於這樣的病最好是立刻送醫院，以防傳染和危險，輕微的吐瀉

也不要自己亂用含鴉片或嗎啡的止瀉劑，因為霍亂病的上吐下瀉，是身體排除腸內細菌毒素的天然保障作用，固然上吐下瀉太利害了會使患者因失水過多，虛脫而死，但亂用止瀉劑希望見效於一時，却是違反了天然治病現象，是有害無益的。對於病人當保護體溫，盡量供給水分，吐瀉物最好用石灰乳或其他藥水消毒，如有漂白粉可用，較石灰尤佳，衣服用具，須煮沸後再洗滌。

嘔吐，腹瀉的另—禍害

猛烈的胃腸病除霍亂傷寒外還有痢疾，起初也是惡心嘔吐的，後來腹痛下痢，體溫昇高，若是小兒，常常發現驚厥；大便在最初是黃色薄糞，不久腸子潰爛了，只見白色粘液和血凍，或者像膿樣的粘凍，一日瀉十幾次到數十次，每次的數量却並不多，腹痛非常利害，若是檢驗大便，診斷之後，快些治療，可免腸子爛穿，否則就要喪命。

赤痢的病原分為二大類，一類由一種桿狀細菌而傳染，一類是由一種單細胞而傳染，二類的原因雖然不同，但傳染的方法和傷寒霍亂一樣。

病人當送傳染病院隔離治療。禁食，只給他飲些開水，腹部用熱水袋，或者布包炒熱的米敷上去，可以減輕腹痛；下瀉的次數既多，手指和糞便的消毒非常要緊。

夏天怎麼會發抖的

無疑的，我們都知道這是患病，病人每日隔日或數日發一次寒熱，瘧疾病源蟲是瘧蟲，一種原生動物，寄生於人的紅血球中，經過相當時期，蟲體分裂為若干孢子，破紅血球出外，散佈血液內，這時候病人就發寒熱一次，不久孢子又浸入完好的紅血球中，發育如前，瘧

飯後，回去時還要帶許多年糕，粽子，米……

到了初春的時候，她們又來了，拿着一隻小簍，簍內裝着幾只青蛙，跑到廚房內把青蛙放在灶下，這叫做「放田雞」也就是「活貨進門，財源茂盛。」於是得要有一點穀米錢，還有手巾，布，送給她們帶回家。

這次走後要到秋收時才來，拿着小小的竹籃，裏面放着糖，這是說東家秋收以後的生活像糖一樣的甜，當然又是米穀，並且要稍為多，因為田租剛收起。

冬天的時候，她們最起勁的是拿圓子。什麼「手冷冷，田買買」，「步步高升」，「團團圓圓」，「人丁興旺」……許多好口彩。

這些還都是戰前情形，戰時和戰後，隨着一般生活的下降，墮民們能够作為財源的東家越來越少了。她們的生活也比以前更慘多了，聽說她們有的能吃點苦的都到城裏作剃頭匠，有的還留在鄉下迎接着來往的部隊，操着賣淫生活。而大多數，却都改行了，因為寄生者現在大部份是在沒落中，而作為寄生的寄生者之她們，是更沒有前途了。

蟲有數種，因此發熱相隔的時間也有不同。

瘧蟲是怎樣傳染的呢？有一種特別的蚊稱為瘧蚊，當它吸食患瘧疾者的血時，把瘧蟲一併吸收到蚊體的消化器，有一部分能够存活在蚊體裏，並且經過變化，移到蚊的唾腺裏，瘧蚊去吸健康人的血液，便把瘧蟲吐在他的血液裏，於是瘧病者體中一樣，瘧疾就傳染在健康人的身上了。

瘧疾使人現高度的貧血和作業減低，重則死亡。

夏天的紅球上昇了

翻開今日的報紙，就看見已經有幾個因霍亂而死亡的消息，同時當局爲了配合這個夏令的防疫運動，要嚴密檢查攤販飲食商的出賣食品，這的確是一個積極的辦法。打防疫針是最妥當的，但注意飲食、起居和環境等衛生更爲重要。記得在某雜誌上看到在歐洲從未聞有防疫之事，也無須注射防疫針，當然是因爲環境衛生做得澈底。水、飲食、菜瓜等都爲蚊蠅傳染疾病的媒介，切忌隨時亂吃，這幾天街上已有小孩買着雜牌的冰棒邊走邊吃，這是多危險呀！身爲父母者應負相

當的責任、關於起居方面，春夏之交，氣候寒暖異常，衣服的增加，應隨時注意，受暖食涼都易釀成疾病，此外練習柔軟體操，實行深呼吸，注意全身運動，可以增進夏季肉體的抵抗力，早睡早起，到公園去散步，多呼吸新鮮的空氣，清血醒腦振作精神。

頭痛發熱並非小事

有時我們覺得有些微的頭痛腹痛，或四肢酸痛、胃口不開等症狀，起初身體倒也不怎樣發熱，也許有些怕冷，後來到下午傍晚，方纔覺得有些微熱，大便閉結，但也有腹瀉的，以後頭痛，發熱，更甚了舌苔也更加厚，七八天後，發熱更兇，患者胸腹部，有時發現紅疹，一般人都知道這是傷寒了，又叫做腸熱症，也是一種桿狀細菌，隨病人人的大便，排泄出來以後，未經相當的處理，隨意傾倒，就被沖入河內或井內，於是水內就混有傷寒病原細菌，若是有人生飲這種河水或井水，或用來洗浸生吃的水菜，傷寒病原細菌就進入胃口，若是沒有被我們的胃液殺死，就轉到小腸孳生繁殖分泌毒素，經過一二星期的潛伏期，於是小腸紅腫，發炎而潰爛！

當然最好是病人送傳染病院，其他消毒的方法與處理霍亂相同，對於患者當絕對安靜，臥牀，用溫開水常常揩抹皮膚，保持清潔，通暢排泄；體溫極高的時候，頭部可以敷冷濕毛巾，或者冰囊，使腦部熱度不致太高，祇可飲些薄粥湯和開水等。

陰歷的五月正是黃梅時節，天氣晴雨不定，因此溫度也不時升高降低。留心衣服的寒暖，寧願多穿一些，不要貪涼，夜間被褥，不可

太薄，以免傷風鼻塞等病，另外應該特別注意的，黃梅時節，蠅類往往避居室內，最好購買些蠅拍放在案頭隨時備用。食物更要留心置於高燥的地方，免得霉腐。如果已經霉腐，應立即把它丟掉，居室打掃後最好噴射些DDT或其他殺蟲藥，這是黃梅天應特別注意的衛生常識。

總之夏天到了，我們要隨時隨地注意環境衛生，飲食起居的衛生。

精製各種帳子

上海帳子公司

專售床上用品

上海南京路566號
分公司：林森中路464號
電話：86860



新生

上期「一月婦女」裏，我們曾刊載過茅莉娟自殺的一段消息。

那消息是根據幾張夜報上來的。

五月底，我們懷着極大的驚喜意外地收到了莉娟的來信。

從這封信裏，我們看到了一個太高興的好消息——

茅莉娟還活着，是醫藥搶回了她的生命。

莉娟告訴我們，暴發戶王春保脅迫了她，但是她爲自己「留下了清白」。謝謝茅莉娟來信更正了我們上期轉載的錯誤，同時我們也要在這裏向她致歉！

教我們興奮的是莉娟爲自己所說的：「我懂得生命的寶貴，我將剩餘的生命來作我新生的事。」

聽！這是多麼明朗的聲音呵！

跨過了死亡的邊緣，她將堅強地活下去，像所有不甘做弱者的姐妹一樣，她將用這新的生命來開始搏鬥。雖然這搏鬥是艱苦的，但是她決不會孤獨，而且有足夠的信心爭取徹底勝利。

因爲，千千萬萬覺醒了的姐妹都是她最忠實的戰友

莉娟，三個孩子的母親，讓我們爲那同一的目標——中國婦女的徹底解放而頑強地奮戰下去吧！

向楊妹求婚

自從重慶衛生局確定了楊妹已九年不食以後，這奇聞轟動了醫藥界，生物學家，更轟動得全中國的男女老少都引爲新聞奇譚了。

自從楊妹成了一個重要的新聞人物以來，「探奇」的人就頓時熱鬧起來，除了許多人不要千里到石柱去參觀楊妹以外，更有許多人從遙遠的地方寫信向楊妹「致敬」。

據說楊妹不吃飯，但是比平常人需要更多的空氣，同時她吃的是生水，這兩樣東西都是不需要化錢去買的。

因此，成都就有大個學生寫信給楊妹向她求婚，當白米漲到八百多萬的今天，養不活老婆的窮光蛋都將會傾倒於不吃飯的楊妹的。

這尋求婚的場面，是我們這個飢餓的中國的「傑作」。不是愛上了楊妹，是愛上了她的「不需要吃飯。」這是多麼可悲的笑話啊！

「妹仔」

五月十六日新民晚報上有一則「廣西婦女」的生活素描。

廣西的西南角，萬承、龍茗、養利、雪平一帶的婦女，中產以上的人家，女兒多不出嫁，大多作一輩子的老處女。因爲一出嫁，就完全成了奴隸。

但是一個中產之家的男孩子，只二三歲的時候，父母就要給買女孩子。一個一個的買進來，能夠買幾個就買幾個。從二三歲到十五六歲。有的買了十幾二十幾個，有的買了十來個七八個，視財力而定，但多以多買爲光榮。

男孩子到了十五六歲，就要選擇一個吉日良辰，把這一羣女孩子叫到面前來，任憑他挑選，好像皇帝選嬪妃一樣。在這一羣女孩子中，他只能選一個，選中了誰

，誰就算是他的妻。從此可以和他共棲共宿，安坐而食。至於那些沒有選中的呢？名叫「妹仔」，只有勞動的義務。

所以，「妹仔」就是一種終生的奴隸。

雖然在江南一帶，我們還見不到這種太豈有此理的現象，但是從這裏也給我們看到了就在這塊中國的土地上，有多少姐妹是駐定了作爲奴隸的命運！

她們受的迫害比我們更加深重，但是幾千年的封建教育使她們學得柔順，服從，除了怨尤命運，他們沒有想到過反抗。

作爲智識婦女的我們，應該担負起號角手的任務來，喚起全中國每一個角落裏的姐妹們，一起來掙脫奴隸的命運。

奴隸下的奴隸

報間披露，自五月初警局辦理娼妓登記以來，本市私娼前往登記的最近已達一萬人左右。

未登記的一時沒有統計，但是我們估計是必然比登記的多上好幾倍。

這還是上海一個都市，全中國呢？全世界呢？如果真有辦法來個精密的統計調查，那將會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在這個世界裏，正有着成千成萬的婦女在這一個非人的職業下掙扎生活。她們是靠着賣笑，出賣色相，出賣肉體，出賣青春來活命的。

在中國，則更加上了老鴉的鞭撻。她們享不到一點點做人的權利，她們是奴隸下的奴隸！

她們所有的，只是精神上、肉體上，永遠無止境的壓迫，蹂躪。在她們的生活裏，吸不到半口自由的空氣。

而她們被視爲這個社會裏最下賤的女人，她們被全社會的人輕視着。

社會學家說，娼妓是社會問題，要改良社會，須取締娼妓。

然而，取締果能解決問題嗎？
要改良的，還是產生這「問題」的社會呀。

墮胎

一對中年夫婦屠根鵬和屠袁杏華，結婚已十多年，有了三個孩子。由於物價高漲，生活難以維持，所以他們就決定把屠妻懷孕了五個月的胎兒實行墮胎。

屠妻被送到一個巫婆處吃了草藥打胎，但是服藥以後，忽然發起高熱來，下身出血，生命危殆。

屠妻被送到醫院去救治，院方將病原通知了警察局，警局說墮胎是非法行為，所以要移送地檢處偵辦。

但是做母親的豈是願意冒着自己性命的危險扼殺自己未出世的孩子？爲着讓那三個活着的孩兒不餓死，母親才狠了心腸殺死了肚皮裏的嬰孩。是誰讓他們一家五口活不下去的？是誰使這個小生命出不了娘胎就夭折的呢？

被這個社會扼殺了的孩子又豈止限於「墮胎」？出了娘胎的，又有幾個能吃得飽，穿得暖，好好地養大起來，看一看街頭吧！多少個「三毛」在流浪！他們的灰白的臉，枯萎的眼眶，瘦得怕人的腿槓子，東一片西一條的破衣服……就是他們——這一羣未來的小國民！孩子還沒能站得穩，就開始被吃人的社會剝削了。經不起幾多日子，他們就倒下了。

垃圾桶邊，弄堂角落裏，馬路邊……到處躺著蘆席包捲着的孩子的屍骨——這裏面包裹着多少母親的眼淚！

禁止墮胎救不了孩子，要孩子活下去，先得要有讓他們活得下去的條件。

母性保護

滬東楊樹浦隆昌碼頭的空地上住着八十家棚戶貧民

，那荒地原來是荒廢已久高低不平，污水垃圾堆積，後來由貧民合力填平了，才以勢力所得搭蓋了棚屋集居。

近日中國肥皂公司的洋經理忽然帶了翻譯楊隱漁率同楊樹浦警察分局員警工務局人員等百餘人，分乘卡車攜帶繩索鏈棒，不問情由將所有棚屋悉數折毀，難民中有個懷孕了四月的婦人阮陳氏，想進屋去搬取物件，竟被隱漁用腳踢倒，受傷很重，震動胎兒，行將流產。

住在學院路草棚裏的夏徐氏，因為去年夏天積欠了二房東楊鳳儀一斗米的房金代價，被二房東毆辱痛打，徐氏懷着四月身孕，遭這一打，當場下身流血不止，情勢險惡。

看一看，中國的母親們是受着多少苦難！

廣大的人民是貧窮的，廣大的母親們在貧窮裏打滾，她們沒有特殊的營養，連白米飯都沒有吃飽。她們住在照不到陽光的草棚子裏，連這樣泥污的棚子也住不起了。

甚至我們的母親連一個棲身的地方也沒有。

爲了爭得一間草棚，這二個母親被打，被踢，幾乎因此毀了性命。

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天是母親節，但是我們的母親在中國沒有保護。

爲了孩子，母親忍受着無數的痛苦，然而如今母親被逼得連活下去也不可能了。

摧殘她們的，又豈止這洋翻譯，二房東？我們能夠容忍嗎？

保衛幼教的搖籃

五月廿三日新民晚報的副刊上，刊載着國立幼專學生護校宣言。

幼專創辦到現在已經有五年了！從創辦以來，就一直在克服艱難中求生存，求進步。現在它是國內唯一無二的幼稚教育專科學校。

最近，教育部爲了「便於管理起見」，下令取消。

這樣，這個幼稚教育的嫩苗就面臨了嚴重的摧殘。

但是幼專學生「不顧束手待斃」，她們呼籲：「爲了我們自己的前途，也爲了整個幼教的前途，我們有權利爲自己的存在而奮鬥抗爭。」

「今天，我們決不會屈服，二年來的情形證明我們是有前途的。去夏，當我們十三個同學帶着滿腔熱情下鄉創辦了大場農村托兒所時，我們就已經撒下了第一顆種子，同時我們也開始從黑暗，困苦的現實裏摸索到了幼教在中國應走的道路。」

「由於大場的事實，我們知道，鄉村需要我們，城市也需要我們，中國千萬萬幼小的孩子更需要我們，因此我們要活下去，堅強的不屈的活下去。」

「就憑着這一點，我們幼專的全體同學，堅決的決定了：誓死保衛幼教的搖籃！不惜任何犧牲抗爭到底——我們謹在這裏向這一百六十位保衛幼稚教育的姐妹們致敬，對你們剛強不屈的意志致最大的欽敬。」

是的，孩子需要你們，母親需要你們，中國需要你們，世界需要你們。

你們爲中國農村婦女的解放鋪開了一條道路——農村托兒所，你們是中國幼稚教育的第一顆嫩芽，全中國的婦女都會給你們有力的支持——保衛幼稚教育的搖籃，不讓它遭災害！

女丐和瘋子

難忘的仇恨

漢源街頭，一個三十餘歲的女丐，手裏提着一條人足，但女丐自己的右足已毀。據說這手提的就是她自己的脚，在抗戰初年被日寇轟炸而毀壞的。

四川閬中街頭出現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瘋子，蓬頭垢面，上身一絲不掛，口中胡言說要去當兵打日本，有時又大聲操着「一、二、三、四。據說，她嫁後一年，丈夫被拉壯丁而去，至今音訊杳無，就急瘋了。

這是當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遺跡。
想一想這八年的抗戰，我們流了多少血！

如今血跡未乾，創痛猶存，而我們這不共戴天的仇敵又在「積極復興」下張牙舞爪了。中國「勝利」了二年多，如今是烽火天涯，民不聊生。日本投降了二年多，「五年計劃」，等不及縮短為「三年計劃」了，這是中國的「慘勝」和日本的「榮敗」。

日本在大搖大擺的復興了！日本貨從天津、香港、華北一大批大批的走私進來。中國的民族工業在呻吟。

日本海軍在擴充，陸軍在擴充，整個的日本在重新武裝起來。

日本法西斯復活了！刀光劍影又在中國人頭上閃耀了！

吃了八年苦的我們，能甘心沉默嗎？

川島芳子死了嗎？

連日報間不斷有很多關於川島芳子「買尸案」的消息出現。

「替死鬼」以十根金條的代價賣了性命，但是替死鬼後却只收到了四條，還有的六條竟食言了，於是替死鬼劉鳳玲的妹妹劉鳳玲就提出了控告信，控告河北第一監獄長吳時沅等賄放川島芳子。

但是河北監察使署澈查下來的結果是：「顯係虛構」。

而具控告信的劉鳳玲又因為檢察官屢次恐嚇她，不許聲張，所以藏起來逃了命，不敢當面對質。

據劉鳳玲的控告書說，她的母親就是因為向檢察官追討金條而一去不返了。

我們不敢斷言川島芳子的買尸案是否屬實，但是根據這二封控告書，我們却不能確信這天字第第一號的日本女間諜是真的如河北監察使署所證實的已經槍決了。

受刑的，只是一個無辜的中國老百姓，而大奸敵呢？

？靠着金條逍遙法外了！

最近「審查」的日本戰犯三千五百十四名，審查下來其中二千九百八十八名以「無罪」開釋了，比起這樣大模大樣的逍遙法外來，川島芳子案也還不是小巫見大巫？

日本戰犯，中國漢奸都靠着他們的政治資本，金條資本而逍遙了，倒霉的只是中國老百姓！連年的戰爭、災難、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到今天還是落在重重壓迫下。這是誰造成的後果？

光輝的成就

從五月十八日的新民晚報上看到一個小統計——「蘇聯的婦女」。

統計裏指出：蘇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專家，佔蘇聯全體專家中的百分之四十二；三十年前，全俄祇有二十多位女醫生，而現在則有十萬個了。

革命前，俄國中等教育的工作人員中，祇有百分之四是婦女；現在有一百三十多萬個婦女從事於國民教育的工作，有七十六萬六千個婦女擔任中學教育。

蘇聯有三萬五千個女科學家，在科學研究院和實驗所工作；近五年來，有一百二十五位蘇聯婦女，獲得科學博士的頭銜；八十位蘇聯婦女，獲得大學教授的資格；七百位蘇聯婦女，獲得大學助教的資格。

這個小統計裏，給我們看到一個事實——這三十年來，蘇聯婦女的進步和發展是太驚人了！

這一個事實告訴我們，在這個地球上六分之一的一地而面上，女人已經真正的和男子一樣生活了，她們已經澈底的解脫了傳統的束縛和壓迫，她們的能力打破了歷史記錄飛躍地發展着。

我們為這些異國的姐妹們慶幸。

她們戰勝了沙皇的殘酷統治，用自己的力量打碎了壓在她們頭上的枷鎖，以無數的頭顱和鮮血換得了今天的自由、平等、安樂、幸福，這奮鬥的過程是艱苦的。

今天，我們這苦難的國度裏的姐妹們還在重重壓迫下呻吟，掙扎。在農村裏，在工廠裏，在家庭裏，在寫字間裏，我們到處是受歧視，受迫害，有幾個姐妹能倖幸逃於迫害而千辛萬苦「鑽」成了「專家」？

為什麼同樣是女人，別人可以有幾十萬幾百萬的專家，而我們就不能呢？

我們的「專家」是沒出娘胎就被摧殘扼殺了。然而我們決不會永遠被摧殘，扼殺下去，我們應該站起來了！

從農村裏、工廠裏、家庭裏、寫字間裏……讓我們匯合成鋼鐵般的力量，一起來擊碎束縛我們的枷鎖吧！讓我們用加倍努力來迎接我們的明天。（小風）

一月花絮

★上海猶太婦女聯合會在五月廿四日午後五時半於上海猶太總會舉行茶會，紀念五月二十三日起至三十日止之猶太婦女週，茶會後有「聯合國日」節目，由聯合國駐滬辦事處放映聯合國工作情形之影片，並有演講等。

★英國自治領澳洲向有一「白澳政策」，即除白種人外不許居住澳洲，此種「排斥有色人種」的思想對華籍最不利。最近有英人接到澳洲移民局部長的命令，限令其中國籍妻女必須於七月十日前離開澳洲，否則將實行驅逐。中國國際地位的低落，於此可見一斑。

★德國民主婦女聯盟第一屆代表大會，於五月廿九日和三十日，在柏林舉行了。出席的有代表二十六萬德國婦女的代表一千三百名，以及蘇聯、匈牙利、瑞典、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來賓，他們紛紛向代表大會致祝詞並予以熱烈的支援。

代表大會選出了德國民主婦女聯盟理事會，並通過決議案，要求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德國的統一，抗議巴爾斯坦的流血事件，並擬定了聯盟今後一年間最重要的任務。